# 新書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三

新書
卷第四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第五

匈奴〈事勢〉

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，五口而出介卒一人，五六三十，此即戶口三十萬耳，未及漢千石大縣也。而敢歲言侵盜，屢欲亢禮，妨害帝義，甚非道也。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，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。爲此立一官，置一吏，以主匈奴。誠能此者，雖以千石居之可也。陛下肯聽其事，計設令中國日治，匈奴日危。大國大富，匈奴適亡。吒犬馬行，理勢然也。將必以匈奴之衆，爲漢臣民，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，列處之塞外，自隴西延至遼東，各有分地以衛邊，使備月氏、灌窳之變，皆屬之置郡。然後罷戎休邊，民天下之兵。帝之威德，內行外信，四荒悅服，則愚臣之志快矣。不然，帝威不遂，心與嘿嘿。竊聞匈奴當今遂羸，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，而建隆義渠、東胡諸國，又頗來降。以臣之愚，匈奴且動，疑將一材而出奇，厚贄以責漢，不大興不已。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，積於北方，天下安得食而饋之？臨事而重困，則難爲工矣，陛下何不蚤圖？

建圖者曰：「匈奴不敬，辭言不順，負其衆庶，時爲寇盜，撓邊境，擾中國，數行不義，爲我狡猾，爲此奈何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伯國戰智，王者戰義，帝者戰德。故湯祝網而漢陰降，舜舞干羽而三苗服。今漢帝中國也，宜以厚德懷服四夷，舉明義博示遠方，則舟車之所至，人迹之所及，莫不爲畜，又且孰敢忿然不承帝意？

臣爲陛下建三表，設五餌，以此與單于
爭其民，則下匈奴猶振槁也。夫無道之人，何宜敢捍此其久？陛下肯幸用臣之計，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信，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。爲通言耳，必行而弗易，夢中許人，覺且不背，其信陛下已諾，若日出之灼灼。故聞君一言，雖有微遠，其志不疑；仇讎之人，其心不殆，若此則信諭矣。所圖莫不行矣，一表。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，令匈奴之自視也，苟胡面而戎狀者，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，猶若子之謹慈母也。若此則愛諭矣，一表。臣又且諭陛下之好，令胡人之自視也，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，一可當天子之意。若此則好諭矣，一表。愛人之狀，好人之技，仁道也；信爲大操，帝義也。愛好有實，已諾可期，十死一生，彼必將至。此謂三表。

凡賞於國，此不可以均。賞均則國窳，而賞薄不足以動人。故善賞者，踔之，駮轢之，從而時厚之。令視之足見也，誦之足語也，乃可傾一國之心。陛下幸聽臣之計，則國有餘財。匈奴之來者，家長已上固必衣繡，家少者必衣文錦，將爲銀車五乘，大雕畫之，駕四馬，載綠蓋，從數騎，御驂乘，且雖單于之出入也，不輕都此矣。令匈奴降者，時時得此而賜之耳。一國聞之者、見之者，希心而相告，人人冀幸，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，將以壞其目，一餌。匈奴之使至者，若大人降者也，大衆之所聚也，上必有所召，賜食焉。飯物故四五盛，美胾膹炙，肉具醯醢，方數尺於前，令一人坐此，胡人欲觀者，固百數在旁。得賜者之喜也，且笑且飯，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。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。一國聞之者、見之者，垂涎而相告，人悇憚其所自，以吾至亦將得此，將以壞其口，一餌。降者之傑也，若使者至也，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。令得召其知識，胡人之欲觀者勿禁。令婦人傅白墨黑，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，或薄或揜，爲其胡戲以相飯。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，吹簫鼓鞞，倒挈面者更進，舞者蹈者時作，少間擊鼓舞其偶人，莫時乃爲戎樂，携手胥彊上客之後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，令使者、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。一國聞之者、見之者，希盱相告，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，將以此壞其耳，一餌。凡降者，陛下之所召幸，若所以約致也。陛下必有時所富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，善廚處，大囷京，厩有編馬，庫有陣車，奴婢、諸嬰兒、畜生具。令此時大具召胡客，饗胡使，上幸令官助之具，假之樂。令此其居處樂虞，囷京之畜，畜皆過其故王，慮出其單于或，時時賜此而爲家耳。匈奴一國傾心而冀，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，將以此壞其腹，一餌。於來降者，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，拊循而後得入官。夫胡大人難親也，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，上必召幸大數十人，爲此繡衣好閤，且出則從，居則更侍。上即饗胡人也，大殼抵也，客胡使也，力士、武士固近侍旁，胡嬰兒得近侍側，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，上乃幸自御此薄，使付酒錢，時人偶之。爲間則出繡衣，具帶服

賓餘，時以賜之。上即幸拊胡嬰兒，擣遒之，戲弄之，乃授炙幸自啗之，出好衣，閑且自爲贛之。上起，胡嬰兒或前或後，胡貴人既得奉酒，出則服衣佩綬，貴人而立於前，令數人得此而居耳。一國聞者、見者，希盱而欲，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。將以此壞其心，一餌。故牽其耳、牽其目、牽其口、牽其腹，四者已牽，又引其心，安得不來，下胡抑扼也。此謂五餌。

若夫大變之應，大約以權決塞，因宜而行，不可豫形。尊翁主，重相室，多其長吏，衆門大夫皆謀士也，必足之財。且用吾人，且用其尊，觀其限，窺其謀，中外符節適[糸 冓]拘也。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！故三表已諭，五餌既明，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，使單于寢不聊寐，飯失其口，揮劍挾弓，而蹲穹廬之隅，左視右視，以爲盡仇也。彼其羣臣，雖欲毋走，若虎在後；衆欲無來，恐或軒之，此謂勢然。其貴人之見單于，猶迕虎狼也；其南面而歸漢也，猶弱子之慕慈母也。其衆人之見將吏，猶噩迕仇讎也；南鄉而欲走漢，猶水流下也。將使單于無臣之使，無民之守，夫惡得不係頸稽顙，請歸陛下之義哉！此謂戰德。彼匈奴見略，且引而遠去。連此有數。

夫關市者，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，願上遣使厚與之和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。使者反，因於要險之所，多爲鑿開，衆而延之，關吏卒使足以自守。大每一關，屠沽者、賣飯食者，羹臛膹炙者，每物各一二百人，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。是王將彊北之，必攻其王矣。以匈奴之饑，飯羹啗膹炙，嗶　　多飲酒，此則亡竭可立待也。賜大而愈饑，財盡而愈困，漢者所希心而慕也。匈奴貴人，以其千人至者，顯其二三；以其萬人至者，顯其十餘人。夫顯榮者，招民之機也。故遠期五歲，近期三年之內，匈奴亡矣。此謂德勝。

或曰：「建三表，明五餌，盛資翁主，禽敵國而后止，費至多也，惡得財用而足之？」對曰：「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，然而臣有餘資。」問曰：「何以？」對曰：「國有二族，方亂天下，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。使上下踳逆，天下窳貧，盜賊、罪人蓄積無已，此二族爲祟也。上去二族，弗使亂國，天下治富矣。臣賜二族，使祟匈奴，過足言者。」或曰：「天子不怵，人民寔之。」曰：「苟或非天子民，尚豈天子也？詩曰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王者，天子也。苟舟車之所至，人迹之所及，雖蠻貊戎狄，孰非天子之作哉？而慠渠頗率天子之民，以不聽天子，則慠渠大罪也。今天子自爲懷其民，天子之理也，豈有怵人之民哉。」

勢卑〈事勢〉

匈奴侵甚、侮甚，遇天子至不敬也，爲天下患，至無已也。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，是入貢職於蠻夷也，顧爲戎人諸侯也。勢既卑辱，而禍且不息，長此何窮！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？

竊料匈奴之衆，不過漢一千石大縣，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，甚竊爲執事羞之。陛下有意，胡不使臣一試理此？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，奚宜敢悍若此？以臣爲屬國之官，以主匈奴。因幸行臣之計，半歲之內，休屠飯失其口矣；少假之間，休屠繫頸以草，膝行頓顙，請歸陛下之義。唯上財幸。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，臣賜歸伏田廬，不復污末廷，則忠臣之志快矣。今不獦猛敵而且獦田彘，不搏反寇而搏蓄菟，所獦得毋小，所搏得毋不急乎？繁細是虞，不圖大患，非所以爲安。

## 淮難〈事勢〉

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，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。淮南王來入赴。□□□□□□千乘之君，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，淮南王曾不譙讓，敷留之罪無加身者。舍人橫制等室之門，陛下追而赦之，吏曾不捕。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，乃賜美人，多載黃金而歸。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他所。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。然而淮南王，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，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，天下孰不知？天子選功臣有識者，以爲之相吏，王堇不踏蹴而逐耳，無不稱病而走者，天下孰弗知？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，皇太后之饋賜逆抑而不受，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，僵臥以發詔書，天下孰不知？聚罪人奇狡少年，通棧奇之徒，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，天下孰弗知？淮南王罪已明，陛下赦其死罪，解之嚴道以爲之神，其人自病死，陛下何負？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？陛下無負也！

如是，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，淮南子罪人之子也。奉尊罪人之子，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，無解細於前事也，且人不以肉爲心則已，若以肉爲心，人之心可知也。今淮南子少，壯聞父辱狀，是立咫焉泣洽衿，臥咫泣交項，腸至腰肘如繆維耳，豈能須臾忘哉！是而不如是，非人也。陛下制天下之命，而淮南王至如此極，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。特曰勢未便，事未發，舍亂而不敢言。若誠其心，豈能忘陛下哉？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，報大父與諸伯父、叔父也。令尹子西、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，無不盡傷。昔者白公之爲亂也，非欲取國代王也，爲發憤快志爾，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，固爲要俱靡而已耳，固非冀生也。

今淮南土雖小，黯布用之耳，漢存特幸耳。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，於策安便？雖割而爲四，四子一心未異也。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，五起而不取者，無他，資力少也。子胥之報楚也，有吳之衆也。白公成亂也，有白公之衆也。闔閭富故，能使鱄諸刺吳王僚；燕太子丹富故，然使荊軻殺秦王政。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，予之衆，積之財，此非有白公、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，即疑有鱄諸、荊軻起兩柱之間，其策安便哉！此所謂假賊兵、爲虎翼者。願陛下留意計之。

## 無蓄〈事勢〉

禹有十年之蓄，故免九年之水；湯有十年之積，故勝七歲之旱。夫蓄積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財有餘，何嚮而不濟？以攻則取，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懷柔附遠，何招而不至？管子曰：「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」民非足也，而可治之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嘗聞。古人曰：「一夫不耕，或爲之饑；一婦不織，或爲之寒。」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，則物力必屈。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，故其蓄積足恃。今背本而以末，食者甚衆，是天下大殘；從生之害者甚盛，是天下之大賊也；汰流、淫佚、侈靡之俗日以長，是天下之大崇也。殘賊公行，莫之或止；大命貶敗，莫之振救。何計者也，事情安所取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，天下之勢，何以不危？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。故失時不雨，民且狼顧矣；歲惡不入，請賣爵鬻子，既或聞耳矣，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！

世之有饑荒，天下之矣常也，禹湯被之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國何以相恤？卒然邊境有急，數十百萬之衆，國何以餽之矣？兵旱相乘，天下大屈，勇力者聚徒而橫擊，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齕其骨。故法未必通也，遠方之疑者幷舉而爭起矣。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，豈將有及乎？可以爲富安天下，而直以爲此廩廩也，竊爲陛下惜之。

王制曰：「國無九年之蓄，謂之不足；無六年之蓄，謂之急；無三年之蓄，國非其國也。」其王制若此之迫也，陛下奈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？可以流涕者又是也。

## 鑄錢〈事勢〉

迺者竊聞吏復鑄錢者，民人抵罪，多者一縣百數，少者十數。家屬、知識及吏之所疑，擊囚、榜笞及犇走者，類甚不少。僕未之得驗，然其刑必然。抵禍罪者，固乃始耳。此無息時，事甚不少，於上大不便，原陛下幸勿忽！

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，敢雜以銅鉛鐵爲它巧者，其罪黥。然鑄錢之情，非殽鉛鐵及以雜銅也，不可得贏；而殽之甚微，又易爲，無異鹽羹之易，而其利甚厚。張法雖公鑄銅錫，而鑄者情必奸偽也。名曰顧租公鑄，法也，而實皆黥罪也。有法若此，上將何賴焉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，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，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，因欲禁其大利微姦，雖黥罪日報，其勢不止，民理然也。夫白着以請之，則吏隨而揜之，爲民設阱，孰積於是？上早圖之，民勢且盡矣！曩禁鑄錢，死罪積下；今公鑄錢，黥罪積下。雖少異乎，未甚也。民方陷溺，上且弗救乎？

且世民用錢，縣異而郡不同；或用輕錢，百加若干，輕小異行；或用重錢，平稱不受。法錢不立，將使天下操權族，而吏急而壹之乎，則吏煩苛而民弗任，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；縱而弗苛乎，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，小大異用，錢文大亂。夫苟非其術，則何嚮而可哉？

夫農事不爲，而採銅日煩，釋其耒耨，冶鎔鑪炭。奸錢日繁，正錢日亡。善人怵而爲奸邪，愿民陷而之刑僇。黥罪繁積，吏民且日鬬矣。少益於今，將甚不祥，奈何而忽？國知患此，吏議必曰：「禁之。」禁之不得其術，其傷必大，何以圉之？令禁鑄錢，錢必還重，四錢之粟，必還二錢耳。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，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。姦不勝而法禁數潰，難言已，大事也。久亂而弗蚤振，恐不稱陛下之明。凡治不得，應天地星辰有動，非小故也。或累王德，陛下不可以怠，方今始伏，望可善圖也。